

人间周刊

青未了

【民间】

扎“撻束”与拉露水

□牛图

端午节除了吃粽子,我们感兴趣的还有扎“撻束”、拉露水。

早几日,街上便有货郎走过,摇着拨浪鼓,嘴里唱歌般吆喝着卖五颜六色的线,村人称作“撻束线”。女人们围拢在货郎身边,挑拣五彩线。母亲听到吆喝声,赶紧跑出去,拿起一把五彩线,嘴里道:我家六个孩子呢,可要买这么一把的!母亲刚要掏布兜,羞愧地对货郎叹息一声:“唉!我没带钱。”货郎道:“大嫂尽管拿回去,以后再给钱无妨。”母亲摇摇头说:“哪能呢?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历来的规矩。”

回家,想起家里的钱都买油盐酱醋了,母亲灵机一动,来到织布机前,喃喃自语道:“没钱买撻束线了,不打紧的,把这布线头剪下,染成各种颜色,也可以做撻束线呢!”母亲飞速动作,几个转身,手里的织布线头,放在染缸里,转眼成了货郎摊上那样的五彩撻束,理顺了,搭在阴凉处阴干。

端午节凌晨,正在睡梦里的我忽然梦到有人用绳子勒住了我的手脖子,接着,脚脖子也被勒上了绳子,心里一紧,醒了过来,耳听得一声喊:“都起来,山里拉露水去,好回家吃粽子!”

立即爬起来,兄妹几个往山里去。边走边看母亲给我们手脖子、脚脖子缠上的五颜六色的“撻束”,浑身劲头十足,迈大步,甩着手,雄赳赳气昂昂,田野仿佛也染了色彩。

满山晃动着拉露水的身影,早出门的人已经往回返了。太阳还没冒头的田野,寂静无风,空气格外湿润而又清新,仿佛能听到各种植物的呼吸,清新的气息洗刷着来往者的心肺。我们对大地呼喊:“哟——!”然后大口呼吸一番,心里瞬间亮堂,情不自禁跑起来,惊得草丛里的蚂蚱乱飞。没跑几步,鞋湿了,裤脚也湿了,要的就是这湿劲儿,谁湿得透,那就是真的拉露水。我会在草里打个滚儿,感觉凉凉的露水把我浑身的晦气赶跑了。跑到草深处,双手在草上来回摸,摸了两手掌露水,往脸上捂,再抹露水,往脸上捂,如此三四次,脸湿透了,上下轻轻搓,露水很快涸干了。母亲说,用端午节早晨的露水洗脸,会管着一年的精气神,少病灾。此刻,仿佛真

的有一股清气、灵气在脸上,草的香气轻轻掠过。多年后,读到屈原《离骚》里的许多香草名字,忆起草上的露水那么贴心,好似真的是屈原笔下的香草附身,要不咋能那么清香!手脖子上的五彩撻束也沾了露水,色彩愈加鲜艳,那红仿佛深入到血脉里,那绿涌上心间,让我快乐无比。

随手拔下山麦子、艾蒿,用剪刀剪几根桃树枝。回到家,把它们捆整齐,放在门楼下,院子内外便有了艾香。后来读到《诗经》里的“彼采艾兮”和《孟子》里的“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”方晓得,艾蒿有驱瘴、疗疾之功效。

早就闻到了满屋的粽子香,引得我们齐刷刷围拢到饭桌边。每人一个煮熟的鸡蛋,吃粽子、听故事,多美的一顿早饭!

每逢吃粽子,父亲总会对我们说:“这是纪念屈原……”经父亲这么一说,吃粽子更有意思了。母亲却另有说头:“要夏收了,吃粽子,是让你攒足劲儿,流汗下力,把麦子收回家,再累也得把日子过下去。”父母早年不了解吃粽子和屈原投江的深层含义,后来听人讲解,便以自己朴素的理解来解读此事。在他们的意识里,碰到啥难事,都要咬牙顶过去。

吃粽子总是值得高兴的。把粽子扒开,先咬三个角上的花生米,在嘴里嚼半天,然后再吃粽子里的米。忽然咬到一块白肉,油从嘴里溢出,赶紧闭嘴,把油往嘴里抿,嘴里满满的肉香味。忽然就想到,后人吃粽子怀念屈原的同时,也是让我们铭记前人,珍惜当下的生活。乡间民俗也如过滤器,会自觉审视、矫正、净化,具有自我完善的品格。端午节习俗越来越浓厚,这是民族精神的传承。

邻居王伯孤身一人,天不亮就拉完露水,随手放一把艾蒿、山麦子于东邻西舍的门口。饭时,母亲总要踩着凳子,隔墙头喊王伯,给他六个粽子。王伯不会包粽子。王伯吃完粽子,把粽子叶洗净理顺,搁在墙头上,留给母亲等下一年再用。好几天,都能闻到墙头传来粽子的味道。

端午节后,忽来一场雨。母亲叮嘱道:快点剪了手脖子、脚脖子上的“撻束”,把它丢到院子里,让流水带到河里,带走你们身上的病灾晦气。

“撻束”剪下后,一道深深的印痕留在手脖子处,好久不消。

【记忆】

端午的雨

□翟云峰

去年的端午,我是在老家过的。雄鸡啼过最后一遍,两个侄儿把我唤醒,说是趁雨雾小些,一起去后山脚下采艾草。大侄儿拎着一个发旧的蓝色方便兜,里面塞了两把备用的雨伞,二侄儿手里攥着一把闪亮的割艾草的镰刀。我顾不上洗漱,急匆匆跟着侄儿们出了门。

推开屋门,刚迈进一步,一股冷飕飕的气流扑面而来,让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我抬头看了看天,黎明前的星斗已隐藏到浓重的云彩里,整个天宇被低沉的雾气所包围。两个侄儿在前面引路,我在后面紧紧跟随。没走出多远,天空就飘起了细细的雨丝。因为有风的缘故,雨丝时断时续,几乎感觉不到在下雨,但摸摸自己的头发,还真是湿漉漉的。通往山脚的小路是窄仄的,长满密密麻麻的绿草,经过斜风细雨的洗礼,就好像从天际铺展下来的绿色绒毯。

路过百亩试验田时,没膝的深墨绿色的玉米秧,举起双臂在欢迎我们。细雨淋到宽大的叶片上,一颗颗如珍珠般滚落到土壤上。顿时,那珍珠躲藏得踪影皆无。

一路上,两个侄儿心情特好。大侄儿在读高二,二侄儿正念初三,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,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紧张温馨的校园生活、读书怡然自得的乐趣。说到激动之

处,大侄儿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挥动了一下手臂,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句屈原《离骚》里的名言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刚才还是脾气倔强的北风,现在变得温柔起来,飘在脸上的雨丝润润的、滑滑的。这时我们才发现,拿来的雨伞竟忘记撑起来。二侄儿此时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,灿烂笑着说:“不用撑伞了,让我们享受一下端午的雨吧,体会一下是什么滋味。”我也觉得,淋一淋端午的雨,确实是件很畅快惬意的事。

来到山脚下的凹槽处,远远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艾草香味,混合着端午雨的气息,让人沉醉。二侄儿几步跨到艾草茂盛之地,亮开镰,不一会工夫就割了两捆艾草。二侄儿抖着镰刀,晶莹的雨珠从锋刃上滑落。他对我说:“大伯,用镰刀割艾草是最环保的一种采法,留下茬口,明年还是一棵棵好艾草呢!”

采完艾草,我们三人登上梯田坝头,一层层梯田尽收眼底,绿油油的庄稼正吮吸着端午的雨水拔节生长。再向村里眺望,鳞次栉比的民居,笼罩在朦胧的烟雨之中,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,俨然就像一幅精致的水墨画。细雨点点如墨一样晕染开来,灵动又有气韵,恰有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意境。

端午的雨,不仅是一幅水墨画,还是一首劳动者谱写的辛勤之歌。



端午情长

关于端午,你的记忆里保存着怎样的画面?来吧,让我们一起重返那个露水打湿裤脚的端午清晨:看货郎担子上的五彩线,怎样被母亲的巧手“变”出来;摸一摸草叶上冰凉的露水,它曾在童年的脸颊上“赶走晦气”;闻闻刚出锅的粽子香,那里面包裹着父亲沉静的爱和母亲的叮咛……传统活在细节中,而我们在此,重新捡起这些依然湿润的、闪闪发亮的瞬间。

□卢尘忆

老爹学会包粽子时,已经七十四岁了。微信里,弟弟告诉我,老爹包的粽子,缺角,一碰还漏米。他一个人鼓捣了七八回,厨房里到处是糯米和粽叶,散、乱、脏。我问他,老爹怎么突然想起包粽子了?弟弟脱口而出:“还不是听说他远在外地的大儿子想吃老家的粽子了呗。”

我愣住。听说?听谁说的?印象里,老妈在世时,一直是她包粽子。她手巧,包的粽子棱角分明。捆粽子用的是屋后的灯芯草,我们叫它粽子草,泡软了有股草木香。老妈说外面买的粽子没有粽子味。我问她什么叫粽子味,她随口说了一句:“糯米的软,五花肉的油,粽叶的清气,三个加一起,那才是家里的粽子味。”

老妈去世后的第一个端午节,家里没包粽子。我回乡看老爹,灶台前空荡无人。他在堂屋剥花生,面前放着一盘咸鸭蛋,隔壁邻居送的。我问:“吃粽子了吗?”他微微抬了一下头:“早吃了,昨天去镇上超市买的。”

过完年,我辞职去了另一个城市,跟父亲打电话越来越少,打通了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吃了没?吃了。工作忙不?忙。之后,两人再无话。

今年芒种,老爹找弟弟要了我的新地址。他拎着一袋自己包的粽子,步行到镇上快递点。工作人员让他填写单子,他戴上老花镜,写我的电话号码,老写错,撕掉、重来,反反复复。实在没法子,最后还是工作人员打通弟弟电话才搞定。

两天后的晚上,我还在公司,快递小哥说有冷链件,通知我下楼签收。箱子用透明胶带缠得死死的,费劲拆开,泡沫箱内铺满一排冰袋,冰袋之下,六个小袋子里,三十六个粽子挤在一起。粽叶、灯芯草依旧新鲜,离老远也能闻到一股老家的草木香。

回到公寓,立马拆袋,蒸煮。蒸汽上升,粽叶的味道弥漫开来,带着一点苦味、冲味。或许,老爹并没像老妈那样,先将粽叶泡一会儿再包。一刻钟过后,揭盖,粽子裂开了两个。我伸筷,夹到碗里,不待凉透,咬一口,糯米稍硬,五花肉偏咸,还带点粽叶的苦涩味。

想给老爹打个电话,又怕他早睡了,吵醒他。正纠结,弟弟的微信视频来了:老爹一直担心快递没有送到,问是不是地址写错了,又怕天热,变味了。

挂断视频,我盯着那几个粽子,想起一些旧事。老爹那双手,怎么现在连粽子都捏不好了?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一到“双抢”,毒日头底下,他光着脚在田里跑,刚拔完秧苗,又去握犁耙。冬天骑摩托车送我去二三十里外的县城上高中,风里雪里,没喊过一声冷。我妈走的那晚,他独自坐在医院走廊,低着头,两手搭在膝盖上,一动不动,好像一晚上又老了十岁。

端午节前一天,我蒸了最后两个粽子。弟弟又发来一个视频:老爹蹲在院子里,面前一个大盆子,泡满了粽叶。他正往一片粽叶里塞糯米,塞太多,一直合不上。他的眉头紧皱,嘴里偏偏还叼着一根灯芯草。弟弟笑言,老爹又开始包了,还讲端午节这天一定要寄好看、好吃的粽子给他远方的儿子。

我将视频放大,看见老爹的手关节又粗又肿,食指上贴着创可贴。身上那件灰衬衫,是我去年端午给他买的,领口已然洗得发白,最底下的一颗扣子系错了。

打了几行字,本想跟弟弟说别让老爹弄了,好不好看不要紧,味道对就行。犹豫片刻,旋即删除,只在家人微信群里发了两个字:谢谢。弟弟回了个笑脸,老爹没回。他不会用智能手机,这条消息,弟弟大概会念给他听,不知道他听了,会不会笑。

以前,老爹时不时会冒出一两句笑话,逗得老妈哈哈大笑,我和弟弟也跟着笑。当时,总觉得老爹笑得大声,村里人似乎全都听得见。

一直盼着,能再听到那样的笑声。

